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　大赦改元復制科　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惡之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　分荆湖為東西路　録趙普後封安定郡王　二月己卯日中有黒子詔近臣

條陳時務　置祕書省尋召范同等試館職　二月詔募兵耕閒田　張俊復蘄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于是俊軍有鉄山之號　罷免行錢　金人已破福津蹊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趨益昌金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度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于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浚

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　張榮破敵于泰州水寨以榮知泰州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曲端為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至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即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

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至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爚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　五月吳玠大敗敵于和尚原　出爵募民賑糶收催役錢　六月上賜經筵官扇　殯皇太后孟氏于會稽　秋七月罷鬻官田　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　詔江東西路依舊以吕洪為帥府　八月以秦檜為右僕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　録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　以呂頤浩為左僕射頤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令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

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雖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命汪藻修日歷　冬十月詔戒朋黨　以廖剛為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　吳玠大敗敵于和尚原　立便錢法　范汝為為盜命孟慶為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為亟入據建州

城建盜犯南劍守臣張𣲖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綱謂曰建州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為竄回原洞自殺　偽齊寇廬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彦闗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　薛安靜以海州來歸　十一月詔侍從舉官　行營屯田定兵法

十二月初除宗室為從官　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　彗星見　詔求言　復廣西茶鹽司　詔

卹張孝純家　文階繫銜復分左右　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　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不遷　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詔除監司避本貫　上自巡幸以

來經避久輟至是復之　董震以商虢二州叛降偽齊
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降之　葉夢得討劉豫復
光州　三月罷發運司　虔盜李敦仁三歲蹂四州十
縣至是平　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
忠　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衆附孔彥舟　盜
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
敗之　虔盜謝達犯惠州守臣范琮退保子城城外居
民縱兵使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　封李

陽煥爲交趾郡王　金人犯隴州吴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　楊偉叛殺翟興降偽齊　親試舉人賜張九成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川陜類試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　夏四月詔戒朋黨　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吕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時張浚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四千王燮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楊

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合有兵十六七萬且請自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頤浩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于是頤浩稱疾不進尋命傅崧卿主管督府事呂頤浩還　閏月輔臣言内外差遣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嘗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五月臨安府火　上嘗謂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

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　置修政局以秦檜提舉翟汝文同提舉　是秋因彗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　詔内外言陳治道　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是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儻未死官亦可復也乃詔寢前事　命建隆故事行在鑾務官自通直郎以上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　六月頒戒石銘　蘄黄鎮撫孔彥舟叛降偽齊　詔川陜合赴省試人于宣撫司類試　復鬻

官田　參政翟汝文罷　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毁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向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遷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

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啜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于是檜恨之乃出居正

知婺州　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　修玉牒　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　提點鑄錢司言江地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　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　八月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鎮十都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

沿江守帥　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方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置沿海制置司于浙西以仇愈領之呂頤浩言敵舟自海道來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

不相及乞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　胡
安國罷　黄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
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
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人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
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
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于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
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
彗出胃上憂之九月赦求直言　王倫自北歸至是入

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其子師瑗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為奏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　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置六部監門

初用御筆除官　以劉光世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　以王似為川陜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文臣為都承旨張浚在關陜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蚤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運使開善理財為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

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彦等降敵曲端與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于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頼以安會有言張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吴玠趙開為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慎重寛厚為民不擾似之所長至于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圖

事功緩急之際恐不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人金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璨慶日嘗為置制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懐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川陜外而子羽吴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金為仇内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寖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

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與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得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于陛下之前矣五也貼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

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大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于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而況金為不道必欲傾摇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自委靡日困終必為金所滅為此説者蓋不思

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彦等日夜治兵儲粮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金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為身謀遂起怨謗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于已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臨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　冬

十月置饒州馬監　置九路都轉運江浙荆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　遣官如溫州薦饗　録孔氏後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十一月沈與求罷　上諭翰臣曰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起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名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

酌以必萬全　楊么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　以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槖薛徽言諭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于民姦贓之萌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歴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　十二月禁銷金

李綱罷職李綱言荆湖之地自古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

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
以盧法原為宣撫處置副使名張浚劉子羽馮康國還
以王似代後遂罷便宜指揮　詔諸路教習禁軍　鎮
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詔奬之
復汝州尼瑪哈在雲中使薩里罕裒五路叛兵與偽齊
劉夔内侵陷商州　偽齊劉豫遷汴時四月也至之日
大風拔木人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　金盡殺契丹人
是歲高麗入貢

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内殿雙日講讀則謂之講殿　河南鎮撫使翟琮入西京俘偽留守蓋邦雄以歸　置總領錢粮官　詔恤刑　望祭諸陵　二月置邕州買馬司　金薩里罕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鎮撫使王彦以三千人迎敵敗走彦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

陝西統制吳玠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
薩拉噶不能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
祖溪關繞出饒嶺後玠遽還仙人關遂陷興元府子羽
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玠引兵趨三泉縣與子羽守
會統制官王俊又以兵千五百至于是軍聲復振乃因潭
毒山築壘守之敵至金商無所得殺馬而食且盡遂殺
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
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子羽與

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關而金人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　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見錢十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寛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　三月寛贓吏法東流令王鮪坐贓罪本抵死降從編竄　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幾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

鎮江　復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舉淮西茶鹽　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　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言世忠所遣于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　偽齊陷虢州統制官謝皋死之　王彥復金州又敗敵于洵陽　湖寇楊么衆益

甚僭號大聖天王紀年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么
已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彦質會兵捕
之彦質請師命王𤪌為荆南制置使　録文彦博後
五月作睦親宅　增小吏俸　以韓肖胄充奉表通問
使胡松年副之　增月椿錢　立武科　令國子監量
養士　知秦州吴璘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
來市西馬得通　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誥
書表露布檄箴銘紀贊頌序為題　大旱詔羣臣言闕

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羡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榷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行列肆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

嘉納之　録勲臣後　朱勝非起復右僕射　庚辰雨
八月上以雨暘不時蘓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
置史館　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
臣例　九月泉州大水詔除被災之税　吕頤浩罷
增賍絹錢數　吳勝敗偽齊兵于黄堆寨　以吕祉知
建康府　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　以趙鼎為江西安
撫制置大使　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書讀　諸將擁
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

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黄
州漢陽軍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
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　冬十月詔曰奔
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
偽齊陷鄧隨等州　罷諸路類試　十一月廣西走
馬承受俞似為諸臣所劾而罷自是遂不復除　禁邊
兵侵齊　修運河　復司農丞　御史常同援臺格請
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

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　元祐薦舉十科以舉人才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復將作軍器監官　金人陷和尚原　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

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　章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反河南地　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溫州　金犯仙人關吳玠擊走之　關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懐

慚懼遂隻身降金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尋復秦鳳隴州　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監州鹽稅吳仲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　臺臣辛炳率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于是詔浚福州居住　王似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　夏四月又以吳玠為副使

唐輝胡交修常同交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白州是冬有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獎諭 置臨安府牧馬監 五月岳飛復隨郢襄陽等州 罷武尉 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 六月復川陜類試 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 秋七月建昌軍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 章誼使還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長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 復勲官十二

級　八月范沖入對上云以史事名卿兩朝大典皆為
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　以趙鼎知
樞密院都督川陜荆襄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
中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
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
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
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
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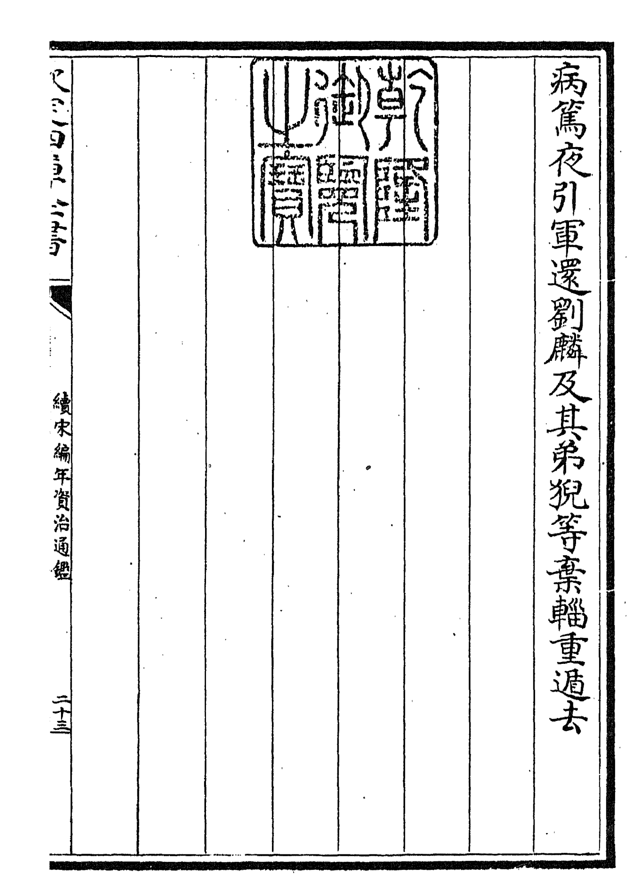
金募人詰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勵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為國

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金事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矼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　福州提刑呂聽問上疏乞追削王安石王爵　置襄陽府路郢隨唐鄧信陽屬焉　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侍御史魏矼言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劄揮者亦有畫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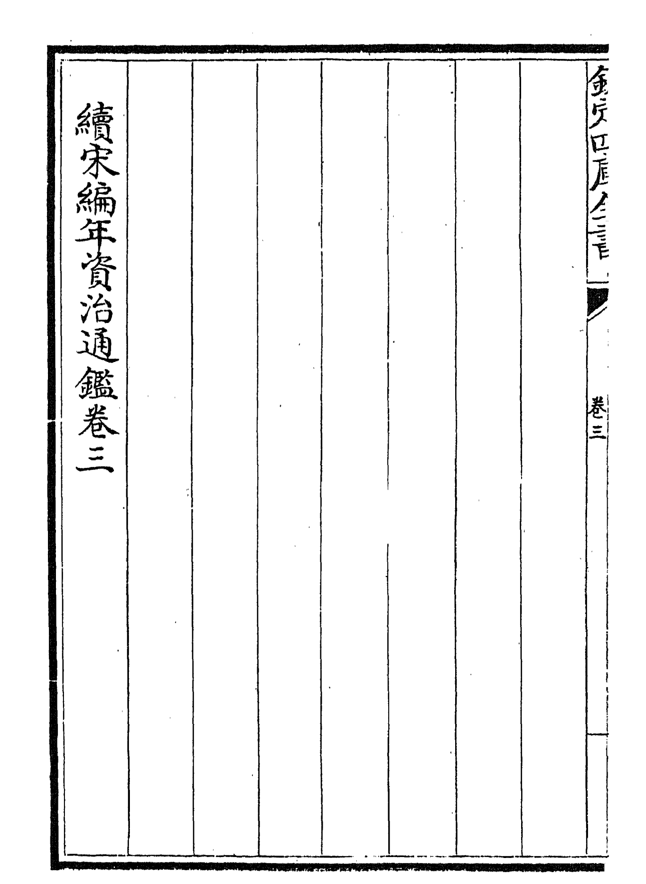
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除實係
機密邊事外當一切遵守舊典從之　朱勝非請解官
持餘服從之　以趙鼎為右僕射　偽齊遣人詣金主
且乞師南征以鄂勒歡達蘭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
兒軍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俱南侵于是騎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
自承州退保鎮江諜報至舉朝震恐　冬十月詔親征
上如平江乃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

屯揚州世忠敗敵于大儀鎮遂擒其將　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又解元成閔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敵進據壽春安豐仇悆與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　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　蜀兵敗敵于臘家城　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并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

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王德敗敵于滁州　仇悆求援岳飛飛遣牛皋徐慶赴援敗敵于廬州又淮西宣撫使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　補獻助者官　十一月月犯昴太史奏以為敵滅之象　求直言　敵退達蘭在泗州而烏珠屯于竹墪鎮以書幣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承奉指揮也敵師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粮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晟



病篤夜引軍還劉麟及其弟猊等棄輜重遁去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四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詔宰執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敵馬退遁為可喜而忘借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忘中原未復赤縣神州至今淪喪為可恥勿以諸將

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不振尚使强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荆揚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歳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

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元帥則當責以收復陜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盖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豫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

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

金人自六合北歸張浚遣王進追之敵衆潰墮淮河而死又崔德明敗之於盱眙　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為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遣酈瓊復光州　罷教官試　二月王居正為兵部侍郎　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以崇寧信節度　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帶浙西安撫　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浚兼都督諸路軍馬　以岳飛為荆湖襄陽路制置使討楊么　吴璘復秦州　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

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　命近臣編類奏疏

偽齊犯信陽軍守臣許繼明死之岳飛至賊退命李廸知軍就戍之　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　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薩里罕與偽齊慕容洧欲犯泰州吳玠遣朱玠分道伺敵牛皓與敵戰於瓦谷吳死之罷福建鑄錢　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庾兼

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𣆀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尋以御書無逸為圖置講殿又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輔臣曰當與卿等日日勉勵以修政事攘外侮　趙鼎請三衙見管人數依舊例立為轉員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

而已　韓世忠移屯楚州上以手札勞之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　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　總制司請應鉛場坑冶令権貨務依茶鹽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　楊時卒謚文靖　時趙鼎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是月太上皇崩於五國城兵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

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於温州五月初上謁太
廟　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　何蘚使金胡寅上疏言
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
乃陛下仇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
幣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
在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
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來使者還國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草奏傳播遠近曽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増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也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

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

鮮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

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

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意用賢才修

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

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特微臣忝竊恩詔以

為今日美談而已　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

下鞠於宮中以慰藝祖在天之靈得子修之子伯琮育

於宮中賜名瑗時年九歲遣置資善堂於行宮欲令就學　命監司分慮囚以盛暑故也　六月行統元懸併省鑄錢司　旱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　湖寇楊么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為上疏不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賊將楊欽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

秋　名和靖處士尹焞　秋七月薦饗太廟　以王彦
知荆南府　令宰執謹擇守令　八月試博學宏詞科
錄趙普後　追貶章惇蔡卞　偽齊陷光州　親試
舉人初定黄中為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冑先天下
擢汪洋為第一　川陜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
恩　九月趙鼎上神宗實錄　淮寧宣撫遣將華旺復
光州　冬十月張浚入見　以席益為四川制置使以
李綱江西制置大使以岳飛河北京西招討使　偽齊

犯漣水韓世忠敗之　祫享太廟　十一月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畆間架之數立為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樁管　錄顏真卿後

上出宮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以任申為中書舍人　胡寅論不當遣使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大約謂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年遣使則鈎引敵人入國曽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

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金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

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為之今日大計則當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

南小郡命知邵州　十二月改神武為行營護軍　罷鎮撫使　吕祉請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從之　劉子羽熊彦詩川陜撫諭使　是歲金主烏奇邁死阿固達孫亶立　是冬蒙國叛金　蒙國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古

丙辰紹興六年正月上在臨安　詔寛恤命賑濟　張浚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秀州以相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

鎮精兵為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　二月置交子務尋罷之　襄陽府路改京西南路

韓世忠敗偽齊兵於淮陽　三月初收官誥綾紙錢

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對上疏九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夏四月嚴考校監司守令法　偽齊陷唐

州判官唐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　賜功臣號　訓宗
室名　復翰林侍讀學士　劉光世破偽齊劉龍城
五月賑湖南饑　收免丁錢　金星犯畢占法當有邊
兵以戒守邊者　六月以王庶知荆南府　地震詔罪
已求言　嚴賍吏法　秋七月黜内侍馮益　劉光世
復壽春府　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
根本請聖駕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上從之　九月
上如平江　偽齊分道入寇初劉豫因尼瑪哈得立知奉

尼瑪哈而已蔑視他帥至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

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者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臻此浚奉詔異議稍息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狗仍督光世復還廬州

冬十月劉光世遣王德酈瓊敗敵將崔臯於霍丘敗敵將賈澤於正陽敗敵將王遇於前羊市　劉猊至淮

東為韓世忠之軍所阻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敵衆數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楊沂中為俊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敗猊前鋒於越家坊猊孤軍深入恐三師掩其後欲令麟守合淝而後進沂中至藕塘與猊戰賊衆大敗横屍滿野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勝追襲皆捷孔彥舟圍光州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四川增印錢引　旌死節　十二月趙

鼎求去　折彦質罷　陳公輔請禁伊川學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復樞密副使何

蘚使還言道君及寧徳皇后上仙上號慟終日不食

以秦檜為樞密副使　王倫奉迎梓宫使　二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詔舉制科　上徽宗廟號　以岳飛為

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

張俊皆以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頼

飛戍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

而俊益忌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三月上如建康飛因扈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戍功沮之　名胡安國　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兵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訴德浚名德還為督府都統制　夏岳飛奉詔詣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為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

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為念耶屬以母喪奪情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憲攝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造其廬起之乃入見　以淮西之

軍新易大帥乃命張浚視師淮西　命呂祉撫諭淮西諸軍祉簡倨自處不通將士之情酈瓊叛逼祉北行將渡河祉下馬立衆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祉上馬又翻身落馬大罵曰我不比你幾个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爾軍中豈無一个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酈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環立不行瓊恐衆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祉以其衆降豫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揚沂中制置使劉錡副之置司廬州　以朱松為校書郎

九月張浚竄永州以趙鼎為左僕射　大饗明堂　冬

十月開講筵　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罷一相

則於所薦不論才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　復四川茶馬司　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　詔舉監司郡守　言者謂江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為便遂罷職　十一月張俊入見　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淝東南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　王倫還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　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　交趾李陽煥死

子天祚嗣　綦毋謹和尚嘯聚於三水鎮有船四十屠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領時為廣州參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綦毋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以領知郴州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上在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

原民心趙鼎以為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　秦檜議以
王倫使金請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
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以次膺為
湖南提刑六月王倫偕金使來諭金主許和七月命再
使詔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
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
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之臣其詳思所宜
條奏來上　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

宗廟社之靈盡淪異域祖宗之赤子盡屬他人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敵人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無知也指仇讎而使之拜則艴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仇讎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奉使王倫誘致此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連貶竄　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趙鼎言中原有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蔡州亳州來歸　二月上如臨安遂定都焉　胡安國致仕謚文定　以王庶為樞密副使　三月秦檜為右僕射吏侍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封李天祚交趾郡王　錄胡瑗後　夏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

嚴庶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時岳飛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稱其壯節　五月給貧民養子錢　以張燾為兵部侍郎　六月復六路經制發運使尋罷之　上以亮陰不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黃公度二百九十人及第　試博學宏詞科　朱震卒錄司馬光後　彗出西方　八月修徽宗實錄　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望欲藉光名以鎮厭耳　參政劉

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為屈已和戎不可檜怒令蕭振言其罪出知處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　十月趙鼎罷出知紹興府　王庶論金不可和檜恨庶乃落職予祠　十一月曾開以議和事不便忤檜罷禮部侍郎　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除御史中丞　施廷臣力賛和議除監察御史　金使張通古來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提舉洞霄宫李綱上疏言臣竊見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

迎梓宮往反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賡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

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名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校書郎許忻因入對奏疏畧曰金人始南侵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還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

等州淵聖常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誘致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

之横流也　韓肖胄使金　是歲金伐蒙為所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五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畧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金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

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彼國有故上下紛襍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而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勤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

無以立國未聞委質敵人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不還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爭之且移書孫近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赴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仇深隙迺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

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造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啟沃又以書抵李光論之 岳飛表云聽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顧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吳璘時無知熙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王倫使金充迎奉梓宮使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

薛徽言卒　名徽宗陵曰永固　金人頒詔於河南歸

我陜西河南故地命宗正士㒟張燾祇謁陵寢及還上

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為之黙然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郭仲荀副之仍交割地界兀朮自

和州渡河移行臺於大名　初烏珠既過祁州密奏其

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蘭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

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西京留守孟

虔至京師倫姑解留鑰將使指先行倫至中山府為金人所拘後送祁州是冬始見亶於御林倫致上命亶悉無所荅令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罪否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議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川陜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　方庭實三京淮北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

下皆遭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為
上言之大忤檜意方庭實又奏言三京并淮北新復州
郡共二十一處在承平主客戶一百三十餘萬有奇　以
尹焞上疏力陳講和之非忤檜以待制奉祠而去
張浚知福州　三月以廖剛為御史中丞　晏敦復吏
部尚書　河南分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
京應天府路治南京　夏四月呂頤浩卒謚曰忠穆
六月皇后邢氏崩　吳玠卒謚武安　諫議曾統言趙

鼎受張邦昌偽命鼎以奉國節知泉州謟落節　秋七
月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内紛擾淮陽所屯
兵皆抽回世忠欲乘虚襲之上以金人方通好不從
九月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
檢使父子雖嘗事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
同州嘗得間生擒撻里罕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
西夏其父母與三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出
及知陜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厚加賚賜名

顯忠以旌之　以胡世將為川陜宣撫副使其守成都多有治績世將既除諸將皆賀　鄭億年奉朝請　冬十月訪中原遺才　以張燾知成都府　十二月李光與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御史何燾劾之光引疾求去除知紹興府　劉一正周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也　是冬太行義士王忠直復石州十一郡事聞上嘉之拜觀察使統制河東諸路軍馬

庚申紹興十年莫將使金充迎護使　李綱卒謚忠定

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殿司之軍以行即王彦所刺之八字軍也　詔定科舉　以廖剛為工部尚書　罷史館　以孟庾為東京留守　置教官　三月詔舉制科　詔陜西諸路帥入覲環慶帥趙琳已先到闕至是永興帥張中孚涇原帥張中彦鄜延帥關師古並入覲　夏四月旌賢令宰　五月置敷文閣　金達蘭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我烏珠力不能爭及達蘭誅烏珠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分

兵四道南侵命鼐爾賽克出山東薩里罕侵陜右李成侵河南烏珠與孔彦舟酈瓊趙榮抵東京孟庾叛之陷興仁淮寧府及拱州陷南京以葛王裒知府事西京慶陽亳州皆陷　薩里罕自河中渡河陷長安陜西州縣所至降金　岳飛遣李寶敗敵於興仁　姚仲等敗敵於鳳翔　六月馮檝罷　詔飛援順昌飛因手疏言儲貳事畧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志　劉錡赴東京留守任行至

順昌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遂共議爲捍禦計分
命諸統制官守諸門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
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外錡設伏擒其千户二人
詰之曰韓將軍在白沙窩下寨距城三十里夜遣千餘
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
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
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須兒
皆謂敵已詰東京告急於烏珠矣敵圍城四日乃移寨

於城東錡遣驍將閻充以鋭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刼其寨殲之甚衆烏珠兵至錡㑹諸將誓以死報國衆皆欲効命烏珠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下令來朝府治㑹食所得玉帛子女聽其向者折箭為誓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錡兵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一千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曰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

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即用此軍又名長勝軍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等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時方暑早涼按兵不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以兵數萬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突入敵陣敵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烏珠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烏珠不能支乃遁事聞上嘉其功以錡為武大

軍節度　向子忞罷子忞為湖北提刑姦吏望風解綬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閏月張浚遣張憲傳選復宿州岳飛遣將復潁昌府張憲復淮寧府又郝政復鄭州又張俊復亳州而張應韓清復西京又復汝州復永安軍　以陳規知廬州劉錡知順昌府錡方欲乘虛進兵而擒名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俊奏上天警悟敵懐反覆士氣

尚可作人心尚可回淮上有營運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之時於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竄趙鼎初鼎罷泉州歸紹興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鼎幸時有警規圖復用又言靖康時受張邦昌偽命又言都督荆襄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三上竄興化軍移漳州責置潮州　秋七月岳飛敗敵於郾城縣烏珠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烏珠

有勁軍鐵浮屠拐子馬者所至皆莫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飛命步人以大刀入其師勿仰視第斫馬足馬蹪則餘皆相蹈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死如山烏珠大慟曰初起兵皆以此取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王俊敗敵於東洛谷金將烏延攻盩厔縣俊逆戰却之 犯陜州守臣吳玠敗之 八月韓世忠敗敵於淮陽之伽口又敗其舟師 敵以宿州人納河中之軍遂屠其城 九月復陷西京先是李成數為知河南府李興所

敗乞師於烏珠與度衆寡不敵乃棄城去　辛亥大饗明堂　岳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與烏珠戰以背嵬五百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始於西蕃飛度用之皆一當百軍至朱仙鎮距東南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懷寧蔡鄭諸州皆復陷敵　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冬十月臨

安府火　十一月班真宗御製文武七條　十二月婺州妖賊亂討平之　烏珠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是歲敵創屯田軍

辛酉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人陷壽春府守將孫暉雷仲遁　犯廬州知州陳規病劉錡入援廵其城曰不足守也遂與關師古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　陷滁州守臣趙時遁　陷濠州執守臣王進　二月犯

商州守臣邵隆敗之　烏珠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兩與敵遇俱捷至橐皐其地坦平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使人會合張俊河中之軍翼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敵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河中軍繼之烏珠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敵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

兵各持長斧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敵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烏珠之破廬州也時上以李顯忠領軍渡淮南與張俊會以扼烏珠顯忠謂俊曰本部軍去此不逺呼之即來願與王德同往追烏珠與之死戰以報朝廷俊止之翼日各以軍還　三月詔班師沂中自瓜洲渡歸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錡自采石渡歸太平州　夏四月復免行錢　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隷

御前遇出兵臨時取旨　五月以胡昉等三人為統領
命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六月以秦檜為左僕射
造䑸敵歹韓世忠所獻也　秋七月以劉錡知荆南
府充湖北安撫使罷其兵　早　八月岳飛罷先是岳
飛言和議非計檜惡之敵之南侵也上命飛以兵援淮
西即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為言飛不為止
及張俊自淮西歸朝反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為辭又
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万

俟㕡等交章劾飛遂罷兵柄始有殺飛意矣　九月劉光遠使金軍　吳璘等復秦隴諸州詔班師　冬十月置玉牒所　魏良臣使敵　韓世忠加三鎮節度朝請以解元代領其衆駐劄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至是又切諫中原士民淪於敵國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迫切檜由是深怨世忠　十一月參知政事范同罷　魏良臣偕敵使來議

和　竄李光　何鑄使敵充報謝使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　烏珠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以河北為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俊知王貴王俊於飛憲有間乃訹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歸張俊行府俊鞫之使憲誣服以為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下大理獄逮繫飛父子万俟卨治獄誣飛父子致書於憲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証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

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攷掠亦無辭服罪飛賜死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憲雲戮於市籍其貲産徙家嶺南官屬坐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及李若樸何彦猷等皆以飛為無罪咼俱劾罷之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咼劾之死於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洪皓在金國馳奏金以父呼飛所大畏服聞其死至酌酒相慶時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

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没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還而獲迎歸母痼病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則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御扎數四强之而後起自有敵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敵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居

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為其御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為要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敵衆所至多收奇功號為賢將

壬戌紹興十二年春正月督府結局張俊入朝時俊所部在建康俊薦王德領之又薦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於鄂州

割唐鄧州入於金畫淮中流為界遣莫將周

聿往京西充割地使　二月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夏四月親試舉人主司以秦檜子熺為首檜避嫌以
陳誠之為首熺次之　時四方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
獻助並賜詔書奬諭　皇后邢氏凶問至　五月置榷
場　停給僧道度牒　復教官科　召吳璘入見尋以
璘為階成和鳳經畧使　王庶不附和議秦檜怒之諷
言者論其在江州强奪民田責授節制安置道州　秋
七月諫議羅汝楫論胡銓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

置新州尋又言初定和議譏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昇王庶曽開李彌遠四人鼓率黨與阻害此事昇庶見在謫籍開與彌遠乞賜退黜詔開彌遠並落職　八月沅州猺人犯邊　金人遣使扈送皇太后至臨安迎入居燕寧宫　奉安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梓宫　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於金所存惟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以大散關為界初議時胡世將奏曰臣竊覩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

之要係川蜀緊要門戶烏珠屢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
鄭剛中聽其分畫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尋為殯
宮總護使　大赦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
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報之深恩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秦檜加太師
金使來　金主七夕日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
兩錦綺千匹賀正禮物亦如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
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遣禮為例乃以沈昭遠賀生辰

楊愿賀正旦　冬十月殯徽宗及顯肅皇后於會稽陵名永固尋易永祐祔懿節皇后於陵西北　徙川陜宣撫使於利州　置車輅院　十一月張俊罷奉祠朝請進封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俊力賛其謀諸將已罷俊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　行經界法　楊存中加少保即沂中也上賜今名　作崇政垂拱二殿　十二月以高閌為國子監司業　是月劉光世薨臨

其喪光世早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謚武僖

癸亥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為之　更科舉法以經義為第一場詩賦為第二場策論各一為三場　初御前殿詔殿幄毋用文綉　上徽宗尊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親享太廟　二月戒獻圖讖　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揞

克所致宜令帥師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機三策並用　三月建太社太稷築圜丘　夏四月班鄉飲酒儀　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更與擢用庶為諸郡守之勸　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五月御射殿閱馬　張九成落職編置南安軍　天申節百官上壽　嚴監司失按罰　胡舜陟與呂源甫隙奏舜陟贓汚遣大理寺丞袁枏往推勘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人皆為冤　秋七月初謁景

靈宮　八月洪皓來歸先是金主以生子大赦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節於北方殁於王事　九月魏良臣與檜言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而徙以名和氣檜怒乃黜良臣知池州　冬十月續國朝會要　重創渾天儀　十一月庚申合祭天地於南郊　上書六經皆畢檜因請刋石於國子監仍班墨本賜諸州學　禁私鑄錢　十二

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　建秘書省求遺書
金使來賀正貢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
匹　復置三館養士　申嚴銅錢出界禁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
人　減四川雜征　三月減坑冶虛額　幸太學　上
曰方今兵革既息惟寛恤民力欽恤庶獄可令有司申
嚴行下　夏四月禁私史　五月以李文會簽書樞密
院兼參知政事　金使來賀天申節　六月以錢時政

為右司郎　江浙福建水命賑之　七月幸秘書省
九月鄭剛中奏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洋巴
劍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以興階成西利交龍鳳
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隷三大將
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南建帥府而
統制官知成階亦領沿邊安撫至是命政璘為安撫使
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請裨將領安撫名者皆罷從
之　中丞詹大方論鼎與其黨私謀密計轉相煽惑遂

自潮州移吉陽　張闡罷　冬十月除永道等州丁賦
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除之　十一月閱
殿前馬步軍　言者謂李光諷刺時政自藤州移瓊州
安置　詔如有州縣遏糴可許隣郡越訴　十二月戊
子雪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僣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勲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金大收客户拘殺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　大赦改元復制科　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惡之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　分荆湖為東西路　録趙普後封安定郡王　二月己卯日中有黒子詔近臣

條陳時務　置祕書省尋名范同等試館職　二月詔募兵耕閒田　張俊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于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罷免行錢　金人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趨益昌金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度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于是盡失陜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浚

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　張榮破敵于泰州水寨以榮知泰州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曲端爲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至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即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

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至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　五月吳玠大敗敵于和尚原　出爵募民賑糶收催役錢　六月上賜經筵官扇　殯皇太后孟氏于會稽　秋七月罷鬻官田　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　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　八月以秦檜為右僕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虚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　録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　以吕頤浩為左僕射頤浩復相首言先平内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令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

又孔彦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劉掠南雄英韶諸郡雖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汪藻修日歴 冬十月詔戒朋黨 以廖剛為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 吴玠大敗敵于和尚原 立便錢法 范汝為為盜命孟慶為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為亟入據建州

城建盜犯南劍守臣張𥳑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綱謂曰建州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為竄回原洞自殺　偽齊寇廬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彦闗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　薛安靜以海州來歸　十一月詔侍從舉官　行營屯田定兵法　十二月初除宗室為從官　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　彗星見　詔求言　復廣西茶鹽司　詔

卹張孝純家　文階繫銜復分左右　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　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不遷　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　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詔除監司避本貫　上自巡幸以

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董震以商虢二州叛降偽齊

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降之　葉夢得討劉豫復

光州　三月罷發運司　虔盜李敦仁三歲蹂四州十

縣至是平　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

忠　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衆附孔彥舟　盜

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

敗之　虔盜謝達犯惠州守臣范琮退保子城城外居

民縱兵使焚掠獨葺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　封李

陽煥為交趾郡王　金人犯隴州吴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　楊偉叛殺翟興降偽齊　親試舉人賜張九成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川陜類試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　夏四月詔戒朋黨　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　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吕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時張浚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四千王燮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楊

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合有兵十六七萬且請自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頤浩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于是頤浩稱疾不進尋命傅崧卿主管督府事呂頤浩還　閏月輔臣言内外差遣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嘗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五月臨安府火　上嘗謂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

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　置修政局以秦檜提舉翟汝文同提舉　是秋因彗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　詔内外言陳治道　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是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儻未死官亦可復也乃詔寢前事　命建隆故事行在鑾務官自通直郎以上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　六月頒戒石銘　蘄黄鎮撫孔彦舟叛降偽齊　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于宣撫司類試　復鸞

官田　參政翟汝文罷　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毁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寛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斅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遷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　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于是檜恨之乃出居正

知婺州　詔吕頤浩赴都堂治事　修玉牒　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　提點鑄錢司言江地殘破逺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　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　八月司諫吴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鎮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専令廵尉守之詔以付

沿江守帥　無為軍守臣王彦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方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盧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彦恢就本軍措置　置沿海制置司于浙西以仇愈領之呂頤浩言敵舟自海道來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

不相及乞仇悆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　胡安國罷　黄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人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于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

彗出胃上憂之九月赦求直言　王倫自北歸至是入

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其子師瑗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為奏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　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置六部監門

初用御筆除官　以劉光世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　以王似為川陜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文臣為都承旨張浚在關陜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蚤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運使開善理財為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

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彦等降敵曲端與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于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張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慎重寛厚為民不擾似之所長至于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圖

事功緩急之際恐不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人金未退聽雖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環慶日嘗為置制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川陜外而子羽吴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金為仇内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寖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

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與元府兼節制吳玠
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
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
得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
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于陛下之前矣五也貼
黄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茍且自
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
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

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大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于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而况金為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自委靡日困終必為金所滅為此說者盖不思

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粮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金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為身謀遂起怨謗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于已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臨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　冬

十月置饒州馬監　置九路都轉運江浙荆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　遣官如温州薦饗　録孔氏後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十一月沈與求罷　上諭翰臣曰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起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晩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名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

酌以必萬全　楊幺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　以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槖薛徽宣諭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于民姦贓之萌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歷朕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　十二月禁銷金

李綱罷職李綱言荆湖之地自古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

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
以盧法原為宣撫處置副使名張浚劉子羽馮康國還
以王似代後遂罷便宜指揮　詔諸路教習禁軍　鎮
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詔奬之
復汝州尼瑪哈在雲中使薩里罕裒五路叛兵與偽齊
劉夔內侵陷商州　偽齊劉豫遷汴時四月也至之日
大風拔木人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　金盡殺契丹人
是歲高麗入貢

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宫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内殿雙日講讀則謂之講殿　河南鎮撫使翟琮入西京俘僞留守蓋邦雄以歸　置總領錢粮官　詔恤刑　望祭諸陵　二月置廬州買馬司　金薩里罕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鎮撫使王彦以三千人迎敵敗走彦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

陝西統制吳玠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薩拉噶不能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祖溪關繞出饒嶺後玠遽還仙人關遂陷興元府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玠引兵趨三泉縣與子羽守會統制官王俊又以兵千五百至于是軍聲復振乃因潭毒山築壘守之敵至金商無所得殺馬而食且盡遂殺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子羽與

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關而金人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　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　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見錢十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　三月寬贓吏法東流令王鮪坐贓罪本抵死降從編竄　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幾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

鎮江　復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舉淮西茶鹽　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　陳規名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　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言世忠所遣于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　偽齊陷虢州統制官謝皐死之　王彥復金州又敗敵于洵陽　湖寇楊么衆益

甚僭號大聖天王紀年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么
巳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彦質會兵捕
之彦質請師命王𤫊為荆南制置使　録文彦博後
五月作睦親宅　增小吏俸　以韓肖胄充奉表通問
使胡松年副之　增月椿錢　立武科　令國子監量
養士　知秦州吴璘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
來市西馬得通　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誥
書表露布檄箴銘紀賛頌序為題　大旱詔羣臣言闕

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羡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榷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行列肆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

嘉納之　録勲臣後　朱勝非起復右僕射　庚辰雨

八月上以雨晹不時蘓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

置史館　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

臣例　九月泉州大水詔除被災之税　呂頤浩罷

增賍絹錢數　吳勝敗偽齊兵于黄堆寨　以呂祉知

建康府　詔註官復許直前奏事　以趙鼎為江西安

撫制置大使　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書讀　諸將擁

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

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黄州漢陽軍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吴玠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　冬十月詔曰奔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

偽齊陷鄧隨等州　罷諸路類試　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俞似為諸臣所劾而罷自是遂不復除　禁邊兵侵齊　修運河　復司農丞　御史常同援臺格請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

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　元祐薦舉十科以舉人才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復將作軍器監官　金人陷和尚原　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

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　章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反河南地　韓肖冑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　金犯仙人關吳玠擊走之　關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懐

慚懼遂隻身降金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尋復秦鳳隴州　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監州鹽稅吴仲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　臺臣辛炳率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于是詔浚福州居住　王似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　夏四月又以吴玠為副使

唐煇胡交修常同交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白州是冬有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獎諭　置臨安府牧馬監　五月岳飛復隨郢襄陽等州　罷武尉　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　六月復川陝類試　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　秋七月建昌軍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　章誼使還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長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　復勲官十二

級　八月范沖入對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
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　以趙鼎知
樞密院都督川陜荆襄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
中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
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
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
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
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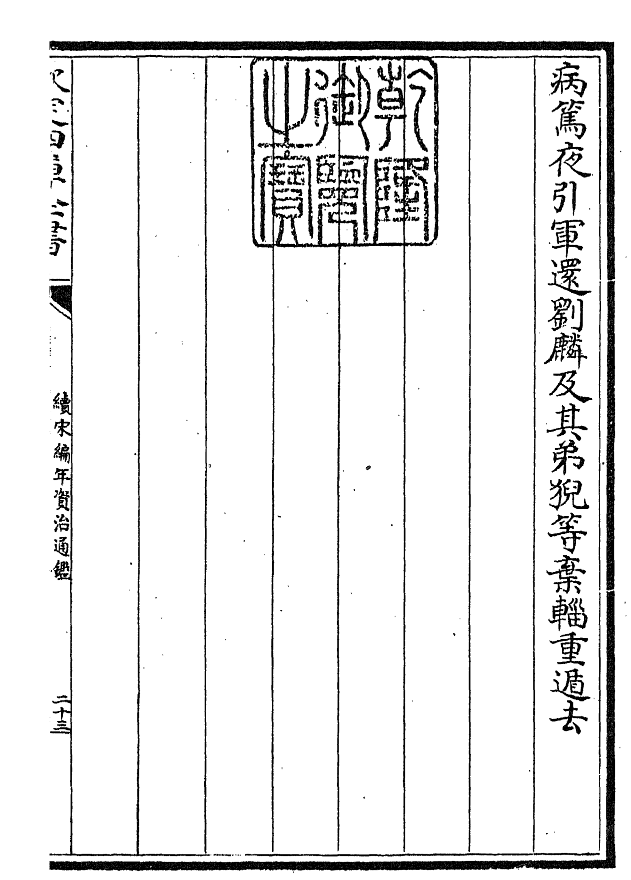
金募人詰關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勵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為國

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金事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矼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　福州提刑呂聽問上疏乞追削王安石王爵　置襄陽府路郢隨唐鄧信陽屬焉　九月辛酉大饗明堂　侍御史魏矼言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揩揮者亦有畫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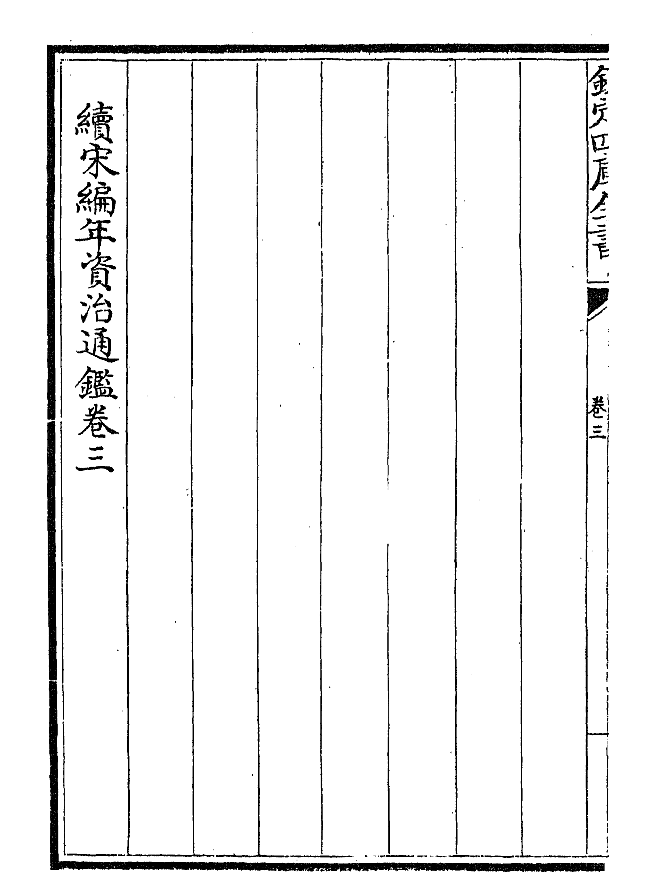
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除實係機密邊事外當一切遵守舊典從之　朱勝非請觧官持餘服從之　以趙鼎為右僕射　偽齊遣人詣金主且乞師南征以鄂勒歡達蘭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應豫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俱南侵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諜報至舉朝震恐　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乃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

屯揚州世忠敗敵于大儀鎮遂擒其將　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鵶口擒女真四十餘人又解元成閔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敵進據壽春安豐仇悆與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　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　蜀兵敗敵于鵬家城　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并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名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

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王德敗敵于滁州　仇悆求援岳飛飛遣牛皐徐慶赴援敗敵于廬州　又淮西宣撫使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　補獻助者官　十一月月犯昴太史奏以為敵滅之象　求直言　敵退達蘭在泗州而烏珠屯于竹墪鎮以書幣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承奉指揮也敵師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雷粮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晟



病篤夜引軍還劉麟及其弟猊等棄輜重遁去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宮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四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詔宰執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敵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至今淪喪為可恥勿以諸將

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不振尚使强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藩籬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荆揚爲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

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元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豫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

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

金人自六合北歸張浚遣王進追之敵衆潰墮淮河
而死又崔德明敗之於盱眙　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
為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遣酈瓊復光州　罷
教官試　二月王居正為兵部侍郎　岳飛入見以淮
西功加以崇寧信節度　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
帶浙西安撫　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浚兼都督諸
路軍馬　以岳飛為荆湖襄陽路制置使討楊么　呉
璘復秦州　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

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　命近臣編類奏疏

偽齊犯信陽軍守臣許繼明死之岳飛至賊退命李迪知軍就戍之　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　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薩里罕與偽齊慕容洧欲犯泰州吳玠遣朱玠分道伺敵牛皓與敵戰於瓦谷吳死之

罷福建鑄錢　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庾無

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㡆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尋以御書無逸為圖置講殿又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輔臣曰當與卿等日日勉勵以修政事攘外侮　趙鼎請三衙見管人數依舊例立為轉員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

而已　韓世忠移屯楚州上以手札勞之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　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　總制司請應鉛場坑冶令榷貨務依茶鹽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　楊時卒謚文靖　時趙鼎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是月太上皇崩於五國城兵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

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於温州五月初上謁太
廟　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　何蘚使金胡寅上疏言
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
乃陛下仇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
幣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
在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
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來使者
還國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草奏傳播遠近曾未數
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
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
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
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
計也耶茍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
一姑息之事也茍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

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
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
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
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意用賢才修
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
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特微臣忝竊恩詔以
為今日美談而已　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
下鞠於宮中以慰藝祖在天之靈得子修之子伯琮育

於宮中賜名瑗時年九歲遣置資善堂於行宮欲令就
學 命監司分慮囚以盛暑故也 六月行統元歷
併省鑄錢司 旱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
講求 湖寇楊么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
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為上疏不
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
飛兵至賊將楊欽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么
窮蹙赴水死遂平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

秋　名和靖處士尹焞　秋七月薦饗太廟　以王彦

知荆南府　令宰執謹擇守令　八月試博學宏詞科

錄趙普後　追貶章惇蔡卞　偽齊陷光州　親試

舉人初定黄中為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胄先天下

擢汪洋為第一　川陜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

恩　九月趙鼎上神宗實錄　淮寧宣撫遣將華旺復

光州　冬十月張浚入見　以席益為四川制置使以

李綱江西制置大使以岳飛河北京西招討使　偽齊

犯漣水韓世忠敗之　祫享太廟　十一月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畝間架之數立為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樁管　錄顔真卿後

上出宫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宫庭此陛下盛德也　以任申為中書舍人　胡寅論不當遣使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説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大約謂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年遣使則鈎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

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金哉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金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

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為之今日大計則當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徳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

南小郡命知邵州　十二月改神武為行營護軍　罷鎮撫使　呂祉請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從之　劉子羽熊彦詩川陜撫諭使　是歲金主烏奇邁死阿固達孫亶立　是冬蒙國叛金　蒙國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古

丙辰紹興六年正月上在臨安　詔寛恤命賑濟　張浚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秀州以相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

鎮精兵為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　二月置交子務尋罷之　襄陽府路改京西南路　韓世忠敗偽齊兵於淮陽　三月初收官誥綾紙錢　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對上疏九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夏四月嚴考校監司守令法　偽齊陷唐

州判官唐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　賜功臣號　訓宗

室名　復翰林侍讀學士　劉光世破偽齊劉龍城

五月賑湖南饑　收免丁錢　金星犯畢占法當有邊

兵以戒守邊者　六月以王庶知荆南府　地震詔罪

己求言　嚴贓吏法　秋七月黜内侍馮益　劉光世

復壽春府　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

根本請聖駕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上從之　九月

上如平江　偽齊分道入寇初劉豫因尼瑪哈得立知奉

尼瑪哈而已蔑視他帥至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

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者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臻此浚奉詔異議稍息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狥仍督光世復還廬州

冬十月劉光世遣王德酈瓊敗敵將崔臯於霍丘敗敵將賈澤於正陽敗敵將王遇於前羊市　劉猊至淮

東為韓世忠之軍所阻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敵衆數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楊沂中為俊統制官淺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敗猊前鋒於越家坊猊孤軍深入恐三師掩其後欲令麟守合淝而後進沂中至藕塘與猊戰賊衆大敗橫屍滿野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勝追襲皆捷孔彥舟圍光州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四川增印錢引　旌死節　十二月趙

鼎求去　折彥質罷　陳公輔請禁伊川學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復樞密副使　何

蘚使還言道君及寧德皇后上仙上號慟終日不食

以秦檜為樞密副使　王倫奉迎梓宮使　二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詔舉制科　上徽宗廟號　以岳飛為

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

張俊皆以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賴

飛戍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

而俊益忌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三月上如建康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　召胡安國　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兵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訴德浚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　夏岳飛奉詔詣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為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

其衆浚曰張宣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為念耶屬以母喪奪情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以張憲攝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造其廬起之乃入見　以淮西之

軍新易大帥乃命張浚視師淮西　命呂祉撫諭淮西諸軍祉簡倨自處不通將士之情酈瓊叛逼祉北行將渡河祉下馬立叢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祉上馬又謝身落馬大罵曰我不比你幾个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爾軍中豈無一个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酈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環立不行瓊恐衆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祉以八月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揚沂其衆降豫

中制置使劉錡副之置司廬州　以朱松為校書郎

九月張浚竄永州以趙鼎為左僕射　大饗明堂　冬

十月開講筵　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罷一相

則於所薦不論才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　復四川茶馬司　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　詔舉監司郡守　言者謂江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為便遂罷職　十一月張俊入見　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泗東南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　王倫還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　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　交趾李陽煥死

子天祚嗣　綦毋謹和尚嘯聚於三水鎮有船四十居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領時為廣州參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綦毋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以領知郴州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上在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郛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

原民心趙鼎以為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　秦檜議以
王倫使金請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
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以次膺為
湖南提刑六月王倫偕金使來諭金主許和七月命再
使詔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
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
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之臣其詳思所宜
條奏來上　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

宗廟社之靈盡淪異域祖宗之赤子盡屬他人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敵人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無知也指仇讎而使之拜則艴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仇讎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奉使王倫誘致此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連貶竄　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趙鼎言中原有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蔡州亳州來歸　二月上如臨安遂定都焉　胡安國致仕謚文定　以王庶為樞密副使　三月秦檜為右僕射吏侍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封李天祚交趾郡王　錄胡瑗後　夏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

嚴庶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時岳飛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稱其壯節　五月給貧民養子錢　以張燾為兵部侍郎　六月復六路經制發運使尋罷之　上以亮陰不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黄公度二百九十人及第　試博學宏詞科　朱震卒　彗出西方　八月修徽宗實錄　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望欲藉光名以鎮厭耳　參政劉

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為屈已和戎不可檜怒令蕭振言其罪出知處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　十月趙鼎罷出知紹興府　王庶論金不可和檜恨庶乃落職予祠　十一月曾開以議和事不便忤檜罷禮部侍郎　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除御史中丞　施廷臣力賛和議除監察御史　金使張通古來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言臣竊見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

迎梓宫往反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

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名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校書郎許忻因入對奏疏畧曰金人始南侵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還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

等州淵聖常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説誘致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

之横流也　韓侂胄使金　是歲金伐蒙為所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五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畧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金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盖非可

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彼國有故上下紛禠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而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勤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

無以立國未聞委質敵人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不還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髙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兹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爭之且移書孫近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赴東海而死盖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况我至仇深隙迺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嵗幣求增而

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造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啟沃又以書抵李光論之　岳飛表云聽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顧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吳璘時無知熙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王倫使金充迎奉梓宮使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

薛徽言卒　名徽宗陵曰永固　金人頒詔於河南歸

我陝西河南故地命宗正士㒟張燾祗謁陵寢及還上

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為之默然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郭仲攸副之仍交割地界兀朮自

和州渡河移行臺於大名　初烏珠既過祁州密奏其

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蘭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

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西京留守孟

庚至京師倫姑解留鑰將使指先行倫至中山府為金
人所拘後送祁州是冬始見亶於御林倫致上命亶悉
無所答令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罪否又問無一
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乃遣
副使藍公佐先歸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且索河
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
不復遣　川陜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　方庭
實三京淮北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

下皆遭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為
上言之大忤檜意方庭實又奏言三京并淮北新復州
郡共二十一處在承平主客戶一百三十餘萬有奇
尹焞上疏力陳講和之非忤檜以待制奉祠而去　以
張浚知福州　三月以廖剛為御史中丞　晏敦復吏
部尚書　河南分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
京應天府路治南京　夏四月呂頤浩卒謚曰忠穆
六月皇后邢氏崩　吳玠卒謚武安　諫議曾統言趙

鼎受張邦昌偽命鼎以奉國節知泉州詔落節　秋七月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欲乘虛襲之上以金人方通好不從九月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事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薩里罕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與三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出及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厚加賚賜名

顯忠以旌之　以胡世將為川陜宣撫副使其守成都多有治績世將既除諸將皆賀　鄭億年奉朝請　冬十月訪中原遺才　以張燾知成都府　十二月李光與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御史何燾劾之光引疾求去除知紹興府　劉一正周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也　是冬太行義士王忠直復石州十一郡事聞上嘉之拜觀察使統制河東諸路軍馬

庚申紹興十年莫將使金充迎護使　李綱卒謚忠定

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殿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之八字軍也　詔定科舉　以廖剛為工部尚書　罷史館　以孟庾為東京留守　置教官　三月詔舉制科　詔陝西諸路帥入覲環慶帥趙琳已先到闕至是永興帥張中孚涇原帥張中彥鄜延帥關師古並入覲　夏四月旌賢令宰　五月置敷文閣　金達蘭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我烏珠力不能爭及達蘭誅烏珠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分

兵四道南侵命鼐爾賽克出山東薩里罕侵陜右李成侵河南烏珠與孔彦舟酈瓊趙榮抵東京孟庾叛之陷興仁淮寧府及拱州陷南京以葛王裒知府事西京慶陽亳州皆陷　薩里罕自河中渡河陷長安陜西州縣所至降金　岳飛遣李寶敗敵於興仁　姚仲等敗敵於鳳翔　六月馮檝罷　詔飛援順昌飛因手疏言儲貳事畧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志　劉錡赴東京留守任行至

順昌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遂共議為捍禦計分命諸統制官守諸門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外錡設伏擒其千户二人詰之曰韓將軍在白沙窩下寨距城三十里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葛王裦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須兒皆謂敵已詰東京告急於烏珠矣敵圍城四日乃移寨

於城東錡遣驍將閻充以鋭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刼其寨殲之甚衆烏珠兵至錡會諸將誓以死報國衆皆欲效命烏珠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下令來朝府治會食所得玉帛子女聽其向者折箭為誓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錡兵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一千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曰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

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即用此軍又名長勝軍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等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時方暑早涼按兵不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以兵數萬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突入敵陣敵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横屍滿野烏珠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刼之烏珠不能支乃遁事聞上嘉其功以錡為武大

軍節度　向子忞罷子忞為湖北提刑姦吏望風解綬積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　閏月張浚遣張憲傅選復宿州岳飛遣將復潁昌府張憲復淮寧府又郝政復鄭州又張俊復亳州而張應韓清復西京又復汝州復永安軍　以陳規知廬州劉錡知順昌府錡方欲乘虛進兵而檜召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　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俊奏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

尚可作人心尚可回淮上有營運以邊計奏知又條晝海道舟船利害上嘉之時於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竄趙鼎初鼎罷泉州歸紹興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鼎幸時有營規圖復用又言靖康時受張邦昌偽命又言都督荆襄乾没官錢十七萬緡三上竄興化軍移潼州責置潮州　秋七月岳飛敗敵於郾城縣烏珠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烏珠

有勁軍鐵浮屠拐子馬者所至皆莫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飛命步人以大刀入其師勿仰視第斫馬足馬蹪則餘皆相蹈籍而斃官軍奮擊之殭死如山烏珠大慟曰初起兵皆以此取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王俊敗敵於東洛谷金將烏延攻盩厔縣俊逆戰却之

犯陜州守臣吳玠敗之　八月韓世忠敗敵於淮陽之伽口又敗其舟師　敵以宿州人納河中之軍遂屠其城　九月復陷西京先是李成數為知河南府李興所

敗乞師於烏珠興度衆寡不敵乃棄城去　辛亥大饗明堂　岳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與烏珠戰以背嵬五百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始於西蕃飛度用之皆一當百軍至朱仙鎮距東南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懐寧蔡鄭諸州皆復陷敵　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冬十月臨

安府火　十一月班真宗御製文武七條　十二月婺州妖賊亂討平之　烏珠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是歳𠭊創屯田軍

辛酉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人陷壽春府守將孫暉雷仲遁　犯廬州知州陳規病劉錡入援廵其城曰不足守也遂與關師古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　陷滁州守臣趙時遁　陷濠州執守臣王進　二月犯

商州守臣邵隆敗之　烏珠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夾山清流下兩與敵遇俱捷至槖臯其地坦平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使人會合張俊河中之軍翼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敵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河中軍繼之烏珠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敵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

兵各持長斧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敵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烏珠之破廬州也時上以李顯忠領軍渡淮南與張俊會以扼烏珠顯忠謂俊曰本部軍去此不遠呼之即來願與王德同往追烏珠與之死戰以報朝廷俊止之翼日各以軍還　三月詔班師沂中自瓜洲渡歸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錡自采石渡歸太平州　夏四月復免行錢　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隷

御前遇出兵臨時取旨　五月以胡昉等三人為統領

命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六月以秦檜為左僕射

造剋敵弓韓世忠所獻也　秋七月以劉錡知荆南

府充湖北安撫使罷其兵　早　八月岳飛罷先是岳

飛言和議非計檜惡之敵之南侵也上命飛以兵援淮

西即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為言飛不為止

及張俊自淮西歸朝反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為辭又

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万

俟禹等交章劾飛遂罷兵柄始有殺飛意矣　九月劉光遠使金軍　吳璘等復秦隴諸州詔班師　冬十月置玉牒所　魏良臣使敵　韓世忠加三鎮節度朝請以解元代領其衆駐劄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至是又切諫中原士民淪於敵國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迫切檜由是深怨世忠　十一月參知政事范同罷　魏良臣偕敵使來議

和　竄李光　何鑄使敵充報謝使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　烏珠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以河北為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俊知王貴王俊於飛憲有間乃訹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歸張俊行府俊鞫之使憲誣服以為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成俊以告檜下大理獄逮繫飛父子万俟卨治獄誣飛父子致書於憲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証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

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
飛困於攷掠亦無辭服罪飛賜死檜一日手書小紙付
獄即報飛死矣憲雲戮於市籍其貲産徙家嶺南官屬
坐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及李若樸何彦猷等皆以
飛為無罪啇俱劾罷之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啇
劾之死於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
洪皓在金國馳奏金以父呼飛所大畏服聞其死至酌
酒相慶時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

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没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還而獲迎歸母痼病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則戒家人謹侍養母母喪既塟廬於墓側御札數四强之而後起自有敵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敵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居

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為其御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為要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敵衆所至多收奇功號為賢將

壬戌紹興十二年春正月督府結局張俊入朝時俊所部在建康俊薦王德領之又薦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於鄂州　割唐鄧州入於金畫淮中流為界遣莫將周

聿往京西充割地使　二月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夏四月親試舉人主司以秦檜子熺為首檜避嫌以
陳誠之為首熺次之　時四方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
獻助並賜詔書奬諭　皇后邢氏凶問至　五月置榷
場　停給僧道度牒　復教官科　召吳璘入見尋以
璘為階成和鳳經畧使　王庶不附和議秦檜怒之諷
言者論其在江州强奪民田責授節制安置道州　秋
七月諫議羅汝楫論胡銓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

置新州尋又言初定和議譏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昇王庶曾開李彌遠四人鼓率黨與阻害此事昇庶見在謫籍開與彌遠乞賜退黜詔開彌遠並落職　八月沅州猺人犯邊　金人遣使扈送皇太后至臨安迎入居燕寧宫　奉安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梓宫　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於金所存惟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以大散關為界初議時胡世將奏曰臣竊覩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

之要係川蜀緊要門户烏珠屢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尋為殯宮總護使　大赦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秦檜加太師金使來　金主七夕日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禮物亦如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遣禮為例乃以沈昭遠賀生辰

揚愿賀正旦　冬十月殯徽宗及顯肅皇后於會稽陵名永固尋易永裕祔懿節皇后於陵西北　徙川陜宣撫使於利州　置車輅院　十一月張俊罷奉祠朝請進封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俊力賛其謀諸將已罷俊居位歳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　行經界法　揚存中加少保即沂中也上賜今名　作崇政垂拱二殿十二月以高閌為國子監司業　是月劉光世薨臨

其喪光世早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
此咎之謚武僖
癸亥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為
之　更科舉法以經義為第一場詩賦為第二場策論
各一為三場　初御前殿詔殿幄毋用文繡　上徽宗
尊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親享太廟　二月戒獻圖讖　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
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

克所致宜令帥師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機三策並用 三月建太社太稷築圜丘 夏四月班鄉飲酒儀 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更與擢用庶為諸郡守之勸 閏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五月御射殿閱馬 張九成落職編置南安軍 天申節百官上壽 嚴監司失按罰 胡舜陟與呂源甫隙奏舜陟贓汚遣大理寺丞袁柟往推勘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人皆為寃 秋七月初謁景

靈宮　八月洪皓來歸先是金主以生子大赦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節於北方歿於王事　九月魏良臣與檜言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而徙以名和氣檜怒乃黜良臣知池州　冬十月續國朝會要　重創渾天儀　十一月庚申合祭天地於南郊　上書六經皆畢檜因請刋石於國子監仍班墨本賜諸州學　禁私鑄錢　十二

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　建秘書省求遺書

金使來賀正貢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

匹　復置三館養士　申嚴銅錢出界禁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

人　減四川雜征　三月減坑冶虛額　幸太學　上

曰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恤庶獄可令有司申

嚴行下　夏四月禁私史　五月以李文會簽書樞密

院兼參知政事　金使來賀天申節　六月以錢時政

為右司郎　江浙福建水命賑之　七月辛秘書省九月鄭剛中奏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以興階成西利交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隷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南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階亦領沿邊安撫至是命政璘為安撫使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請裨將領安撫名者皆罷從之　中丞詹大方論鼎與其黨私謀密計轉相煽惑遂

自潮州移吉陽　張闡罷　冬十月除永道等州丁賦

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除之　十一月閲

殿前馬步軍　言者謂李光諷刺時政自藤州移瓊州

安置　詔如有州縣遏糴可許隣郡越訴　十二月戊

子雪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